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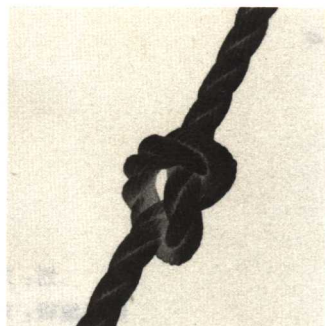
线

宋海年 著



人

宋海年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线人/宋海年著. —上海:上海远东出版社,2007
ISBN 978-7-80706-495-4

I. 线… II. 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01260 号

策 划:刘冬冠 刘丽娟
责任编辑:刘丽娟 刘冬冠
封面设计:张晶灵
版式设计:李如琬

线人

著者:宋海年

出版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
地址: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邮编:200336

网址:www.ydbook.com

发行: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制版: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刷:上海长阳印刷厂

装订: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次: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960 1/16

字数:245 千字

印张:12.5 插页 2

印数:1—10 100

ISBN 978-7-80706-495-4/I · 166

定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62347733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零售、邮购电话:021-62347733-8555

——本篇献给一个代号叫“钉子”的朋友

特别鸣谢

我的亲人和朋友,我的编辑和读者,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我感谢之列。

我特别要感谢诗人杨秀丽女士。本书中的诗是她为小说量身定制的。她美丽的诗句为本书增色不少。

序1 布丁桥看守所 三个月前 夜

布丁桥看守所惟一留长发的在押人员是个高个子。从关进5号监仓的那一刻起,他就一直铁青着脸,紧抿的嘴巴刀刻一般向下弯曲,令人望而生畏。

与他一起落网的同伙,只知道他的绰号叫“铁器”,据说是“1·31”大案中的一个重要角色。在警方迅雷不及掩耳的大搜捕中,“风影”组织只有头目和少数几个人得到秘密眼线的报信,像夜间的惊鸟一样四下逃脱。

5号监仓人员混杂,十多个待决嫌疑人中,只有两个是先前被抓获的“风影”组织成员。与铁器一同关入监仓的是“风影”组织头目的亲信“嗅觉”。面容清秀的嗅觉虽然对铁器不太熟悉,但有一个来自“组织”的厉害角色在他身边,却也觉得壮胆不少。嗅觉的这一感觉在他进入监仓时得到了验证。

在这个20来平方米的昏暗空间,嗅觉首先成了监头的袭击对象。监头绰号叫“色鬼”,是个强奸嫌疑人。色鬼暂时不去碰脸色铁青的铁器,但是为了杀鸡给猴子看,他决定先拿嗅觉做做规矩。他见嗅觉经过厕所时皱了一下眉头,然后旁若无人地往惟一的一扇小窗那儿挤去,打算亲自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。

此刻,嗅觉虽然远离了厕所,但他在那儿闻到的骚臭却像风一样挥之不去。他屏住呼吸,鼻孔使劲往外出了几口气,但那股臭味仿佛幽灵似的粘上了他。他正待换个地方,猛一抬头,只见一个满脸疙瘩的大个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

开始的时候,他不把这个人放在眼里。作为“风影”组织头目的亲信,他习惯了一般成员对他的忌惮。因此,他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个长相不敢恭维的粗俗之人。

“色鬼,给这小子做规矩啊!”有人叫了起来。

嗅觉只听这个被称为色鬼的人嘿嘿一声冷笑,向他逼近一步,知道这个粗俗之人是个惹不起的家伙。他反应极快地露出不平之色。

“有人竟然骂你色鬼?”

色鬼再次冷笑并咬了一下牙:“我就是色鬼!”

嗅觉马上意识到,这个满脸疙瘩的粗俗之人,喜欢被人称为色鬼。以后发生的故事,证实了以貌取人为兵家大忌。强奸犯恶劣的长相以及粗俗的举止,巧妙地掩护了他不为人知的真实身份。色鬼不仅是个老谋深算智商极高的文物专家,而且正是警方和“风影”组织一直在寻找的神秘人物,一个代号叫“月亮”



线

人

的人。

色鬼从牙缝里挤出那句话后,出其不意地甩了嗅觉一个脆响的耳光。嗅觉只觉得眼前的灯光闪了一下,随后一只大手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他脸上。

嗅觉往后退的时候,听见有人喝了一下彩,然后,发现有人在他周围摩拳擦掌。他捂着涨得通红的脸,血从鼻子和嘴巴里淌了出来。

“等等——”嗅觉缓过神来,面露惧色地望着毫无退路的狭小空间,低声喝道:“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?”

色鬼瞥了铁器一眼,冷冷说道:“不管什么人,只要进了这个地方,就不能坏了规矩。”

嗅觉突然笑了一下,“当然不能坏了规矩。”他脸色缓和过来,“这世界缺什么都不能缺规矩。想当初,我也是制定过规矩的。这个巴掌不冤。”

“懂规矩就好。”色鬼话语一转:“好,看在你小白脸的分上——”色鬼叉开双腿,一直拳着的左手伸出了大拇指。此刻,色鬼大拇指向下,指指自己的胯下。

“打就不打了,关还是要过的。”

嗅觉的脸再次涨得通红:“你——你,这是人定的规矩吗?”

“不错,这是色鬼定的规矩——5号监仓规矩。钻还是不钻?”

嗅觉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。他站在身板壮实的色鬼面前,细瘦的个子像风中的衣架。他的眼睛里露出愤恨的神色,恨恨地盯着色鬼。渐渐地,色鬼恶神一般的面部表情,让他开始胆怯。令他恐怖的是,他突然嗅到满嘴的血腥气变得像粪便一样恶臭难当。他不敢往地下吐血水,事实上,这个狭小的空间没有可供他吐东西的地方,因为色鬼就站在他面前。

他预感大事不妙,赶紧避开色鬼凶狠的目光,转动脖子去寻找他的同伙。但先他一步进来的同伙都领教过色鬼的狠毒,没有人敢出头。他认识的一个叫鹤坤的“风影”组织小头目,正心事重重地捧着脑袋,蹲在角落里,好像监仓里所发生的事与他毫无关系。

他胆颤地问:“有其他规矩吗?”

色鬼面无表情:“有,但这个规矩最适合你——”目光一转,看了铁器一眼:“规矩面前人人平等,有不同意的吗?”

众人纷纷附和:“头说得对,规矩面前人人平等。”

色鬼再次拇指向下逼视嗅觉:“要我亲自动手吗?”

嗅觉膝盖软了一下,几乎要矮下身子。但这时,他的目光扫到了铁器。

此刻,铁器正独自一人倚在门上,像雕塑一样冷冷地注视着嗅觉。

“不……”嗅觉挺直了身子,顺势吐出一口带有腐烂味的血水。“我不能坏了‘风影’的名头——”





S

线

人

嗅觉判若两人的态度令色鬼诧异不解。后者眼光一斜,发现了像局外人一样无动于衷的铁器。他犹疑了一下,觉得再忽视长头发的存在,监头的名头将难以服众。他虎下脸,转身迎了上去。

“嘿,老兄,报上你的名头——”

铁器仍然一动不动地倚在门上,目光落在对面的窗口那儿。透过铁窗,可以看见夜空下高高的围墙轮廓。

“嘿,你耳聋了吗?”这次,色鬼完全拉下了脸。他斜了嗅觉一眼,一个箭步蹿到铁器跟前,“什么东西?”他摸了一下自己的光头,“你他妈的在这儿还留着娘们的长头发?”

所有的在押人员迅速往四周退去,留出中间一块空地。

铁器仿佛突然发现了色鬼,目光一斜,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色鬼。他看见“风影”组织的同伙面露不平之色,而嗅觉则求援似的看着他,一直铁青着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讥笑。

这个不把色鬼放在眼里的举动激怒了强奸嫌疑人。他正待发作,却听见铁器冷冷说道:

“你不知道长头发是专门教训你这种光头的吗?”

色鬼怔了一下,与此同时,一只眼睛的眼皮不由自主地跳了几下。他顾不上这些,突然怒喝一声,出手如风,去抓铁器的长发。在这种地方,心狠手辣是惟一的生存法则。他正是靠这个成为监头的。

色鬼挥出去的手尚在途中,就见铁器身影一晃,一招之内擒住了他的手。

铁器走的是擒拿格斗的路数。色鬼在手无法挣脱的情况下,使用了脚。但他踢出的脚尚未击中目标,自己的脸却成了一只手掌的对立面。情急之下,他挥出了一直紧握着的左拳。但他出拳慢了一拍,第二记巴掌已拍在他脸上。令他始料未及的是,他的脸在重重挨了两巴掌之后,厄运才刚刚开始。

色鬼反应极快地想回敬对方一个巴掌,但挥出去的手掌并没有击中目标。与此同时,铁器顺势在他膝盖后面踢了一脚,他身子一软,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。他的身子在膝盖着地的一刹那,像碰到了烧红的铁板一样弹了起来。他双手使劲往上挥动,恼羞成怒地喊道:

“大伙儿上啊,给我往死里打,打死了我重重有赏……”

但是,没有人出头。或者说已经没有人听他的了。色鬼的目光从他们脸上一扫过,但所有的人都保持了沉默,甚至,有人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。

色鬼顿时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,只有脸上的肌肉鼓鼓囊囊,仿佛在咬牙切齿。突然,他像点着的鞭炮一样跳起来,四肢并用,狂叫着扑向铁器。

嗅觉惊叫:“大哥当心——”

接下来的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。铁器身影晃动,双手陡然伸出,

抓住了色鬼的一只手，一个急转身，像投链球一样把他甩了出去。色鬼像猫一样飞出时，发出了一声恐怖的惨叫。事后有人回忆，他们当时听到了嗅觉的喝彩声。

色鬼飞出的身子砸倒了两个人，第三个人是吓倒的。但也有人站了起来，是鹤坤。色鬼最后以倒栽葱的姿势倒去，发出了一声巨大的闷响。

色鬼倒下的时候，有个挂件从脖子上飞了出去。

只有嗅觉看见了这个挂件。

鹤坤目不斜视地走到门那儿，看见窗口外面有个管教人员。他招了一下手，终于哭出声来：“我女儿得了急性白血病……”

铁器手上留下了色鬼的一段衣袖。他把衣袖扔在色鬼脚下，然后走到嗅觉面前，轻轻一伸脚，嗅觉的两脚不由分开了。铁器回头望了一眼瘫倒在地上的色鬼，淡淡地说道：

“钻过去，这事就算没发生——”

嗅觉感激地看了铁器一眼，然后挺直了腰。色鬼扭歪的脸可怕地抽搐着，恨恨地瞪着令他颜面大失的高个子。终于，色鬼颓然垂下头，往前爬了一步。他匍匐而行的时候，血像蔓延的小溪水，顺着他剃光的脑袋往下滴。现在，他离嗅觉只有一步之遥，嗅觉的胯部就在眼前。他停了一下，张开左拳，用手背擦去流向鼻尖的血——

嗅觉突然睁大眼睛，仿佛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，目光中露出了惊讶的神色。接着，他趑趄似的往后跳了一步，分开的双腿已经并拢。

“大、大哥——”嗅觉对铁器说道，“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们的监头了。”嗅觉朝铁器使了一下眼色，“算是扯平了——在这儿，大家都是难兄难弟，何必斗得你死我活？”

铁器注意到了嗅觉的变化，他还注意到嗅觉嘴巴里有一股腐败的气味。他不露声色地回到门那儿，恢复了刚才的姿势。同室的人敬畏地看着他，谁也不敢出一口大气。

睡觉的时候，嗅觉向铁器透露了色鬼的一个大秘密。

“我发现色鬼的左手心有一颗月牙形的黑痣。我敢肯定他就是我们要找的月亮——”嗅觉说完此话，把一只碧绿色的玉如意塞在铁器手里。

“这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。”

(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金城市联络处)

当天深夜，金城市联络处值班室接到密报：

“月亮在布丁桥看守所5号监仓。03”



4

线

人

序2 布丁桥看守所 次日凌晨

天色微亮的时候，铁器发现外面起了大雾。一栋正在加层的小楼笼罩在茫茫白雾之中，围墙内侧高耸的吊车在迷雾中时隐时现。

起床之后，雾越来越浓。铁窗外，加层中的小楼以及吊车已经不见踪影。

铁器一直呆在门口。透过门上的小窗，看见管教的身影一闪而过，他突然叫住了管教。

管教在离门一步之遥的地方站住了：“什么事？”

铁器铁青着脸：“给老子把所长叫来，我找他谈话。”

“去去——”管教像是被消遣了一下，脸色一沉，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有什么资格同所长谈话？”

铁器看见嗅觉他们奇怪地看着他，而色鬼则倚在墙上，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。他绷着脸，嗓门放大：“你小子转告所长，这里真他妈的奇臭无比！”

管教转身离去，铁器猛拍了一下门。

“你小子聋了吗？回来——”

管教不觉回过身，后退了一步。

“好的，你等着，有你好果子吃的！”管教对铁器扬扬拳头，迅速走开了。

铁器转过身的时候，嗅觉摇摇头：“大哥，这里不比外面，犯不着同他们较真……”

铁器把手搭在嗅觉肩上，凑在他耳边说：“传话给头目，我越狱后会去找他。”

嗅觉脸色陡变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月亮在这儿。”

“大哥，这儿像个铁笼子啊！”

铁器哼了一声，眼神像雾一样不可捉摸。

铁器被点名叫出监仓之前，先上了回厕所，因此有机会对嗅觉说了一句话。押送他的除了刚才那个管教外，另一个是所长。所长亲自前来提审一个在押人员，说明了此番行动的不同寻常。嗅觉扑到窗口大声叫道：“大哥保重……”

铁器冷笑一声，头也不回地步出监仓。嗅觉回过身，看见月亮正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他。令他毛骨悚然的是，仿佛幻觉一般，月亮背后的墙变成一面镜子，他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。他看见自己的嘴巴里突然出现了粪便一样的东西，与此同时，那股恶臭再次出现在他的嗅觉中。他惊恐地抹了一下脸，所感觉到的



却与镜中所见大相径庭。

铁器走出长长的走廊后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大团大团的浓雾扑面而来，几乎使他不能呼吸。此刻，他与后面的管教已经拉开了三四步距离，在穿过一条水泥路后，他隐隐约约看见加层的那栋小楼已近在咫尺。他身子一个前冲，向小楼扑了过去。在进入脚手架的时候，他身子一偏，在浓雾的掩护下，很快接近了吊车。与此同时，他听见有人嚷了起来：

“站住！”

他沿着铁架悄无声息地往上攀爬。大雾之中，无数细微的水珠像飞舞的精灵，遮住了他的视线。警报声像爆炸似的在他脚下骤然响起。此刻，他所在的高度已经超出了架在围墙上的电网。他向下张望了一下，从警报声中听到了纷乱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吆喝声。漫天的大雾掩护了他，使他得以继续往上爬。

此刻，他已经到了吊臂那儿。他趴在吊臂上休息片刻，吊臂以倾斜的角度向前伸出，仿佛看不到尽头。那栋加层的小楼已经被包围了，他可以听见脚手架被踩得吱吱作响的声音。他动了一下，开始向前挪动。

当外面传来铁器逃跑的消息时，5号监仓发生了一点骚动。月亮猛地扑到门口，透过铁窗往外张望。走廊里空无一人。他回到屋中央的时候，目光变得凶狠。凶狠的目光自左向右，从众人脸上——扫去。目光所及，各色眼睛惟恐躲避不及，纷纷下垂。月亮就这样在无声的较量中，重新夺回了监头的地位。

嗅觉见势不好，悄悄凑近鹤坤，把铁器告诉他的话传了过去。他的举动引起了月亮的注意。月亮目光一瞥，锁定嗅觉之后不再游移。他往嗅觉那儿跨了几步，嘿，嘿冷笑起来。

一股寒意从嗅觉背脊升了上来，他迅速看了一下四周，脸色骤然变成死灰。他的靠山已经踏上了逃亡之路，他像一个孤立无援的小鸡，眼睁睁看着老鹰从天而降。他鼻子使劲吸了几口气，那股奇怪的腐臭味再次冒了出来。他甚至来不及发出一点声音，就被月亮当胸抓了起来。

外面的叫喊声再次传来。月亮不再停顿，将嗅觉拖入了厕所。

没有人敢靠近厕所。事实上，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。渐渐地，厕所里传出击打的声音。然后，扑通一声，他们听见了嗅觉发出了憋气般的惨叫声。

铁器到达吊臂顶端的时候，已经气喘吁吁。不知是汗水还是雾气所致，他脸上豆大的水珠一颗颗往下掉。此刻，他铁青的脸已经变得凝重，因为他双脚往下放的时候，身子突然一滑，腹部以下已经完全悬空。

吊臂在雾中摇摇欲坠。



6

线

人

几乎同一时刻,5号监仓突然炸开了锅:

“杀人啦!杀人啦……”

全副武装的管教人员冲进监仓时,立刻用枪镇住了乱成一团的在押人员。两名管教冲进厕所,发现嗅觉已溺死在厕所的粪池中,手中捏着一段衣袖。月亮倒在臭气熏天的水泥地上,满脸流血,歪斜的嘴巴狰狞而恐怖。

现在,铁器的身体已经顺着钢缆往下移到吊钩那儿。他双手抓住吊钩,把自己的身体当做物件挂在吊钩上。他往上钩起双腿,然后用力往前蹬了出去。他的身体开始摆动,摆动的结果使自己的身体像秋千或者摆钟一样来回晃动。渐渐地,身体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像大鹏一样飞翔于大雾弥漫的空中。当他再次向前飞行时,他双手猛地一松,整个身子顿时如脱钩之鱼跃出了围墙。

在那个雾弥漫的凌晨,一切都仿佛乱了套。月亮的诈死瞒过了所有的人。在两个担架一前一后送往医务室的途中,月亮突然睁开了眼睛。他看见管教紧随在他身边,警卫室低矮的轮廓隐约可见。他脸上出现了一丝狡诈而狠毒的冷笑,随后一跃而起,出其不意地击倒了身边的人。

待管教回过神来,月亮已经消失在像蒸气一样浓密的大雾中。

在大雾的掩护下,身手敏捷的强奸嫌疑人飞身跃上警卫室屋顶,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警卫的头顶跃出了看守所。

市公安局刑警三队队长安邦在约定时间带人马赶到看守所时,5号监仓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惊天越狱大案,已经像闪电之后的雷声一样销声匿迹。

警方惟一获取的物证是月亮的一段衣袖。负责技术勘察的警察使用“气味提取仪”,直接把罩子扣住衣袖,把沾有月亮气味的物证收入玻璃容器。

1. 刚柔健身俱乐部 第一日 夜

简明第二次恋爱时,已经时隔一年。

在他线人生涯告一段落之后,花蓉,像他内心欲望的幻觉之影,突然现身于他供职的刚柔健身俱乐部。薰衣草美容中心女老板花蓉,看中了肌肉像史泰隆一样发达的简明,指定他做她的私人教练。



恋爱就这样又一次介入了他的生活。

天棚下,灯光迷幻而摇曳。身材高挑的花蓉一袭红大衣,仿佛一团热烈的火焰飘然而至。音乐奏起,节奏铿锵而强烈。花蓉从火焰中脱身而出,众目睽睽之下,黑色紧身衣,奶油色肤色,魔鬼般身材,以及美艳无比的鹅蛋脸,像水晶一样令人人为之目眩。仰头,抖肩,扭腰,松胯,劈腿。动感十足的柔韧性训练,被花蓉演绎得热烈而妖娆。在众多的美女中,她像黑色的精灵,惹眼而摄人心魄。

每当这时候,简明都会情不自禁地被她无与伦比的美所震撼。

他尤其喜欢教她练搏击操。对练时,她的一招一式迅疾而有力,舞蹈的观赏性和搏击的实用性使她的搏击别具一格。她的空手道和跆拳道底子又丰富了她的搏击技术。她缺少的是肌肉力量。因此,对他而言,更动人心魄的是她的肌肉力量训练。

在健身房,他同她单独相处。在他的指导下,她仰身而卧。他将杠铃放在她胸前,目光却落在她身上。由于姿态的缘故,他觉得她高耸的乳房随时都可能破衣而出,而胸部以下一直到腹部,女性的阴柔曲线原形毕露。随着杠铃的一起一落,她起伏的身体如同盛开的妖冶之花,美丽而充满诱惑。当她起身时,他总是伸手将她轻轻拉起。这种接近他又迅速离开的感觉,仿佛捉摸不定的射灯光柱,让他禁不住意马心猿。

但这一次,她娇喘吁吁地看着他,一副娇柔无力的模样。她身上散发的淡淡的薰衣草香水味令他怦然心动。他第一次将手臂伸到她脖子下,稍一用力,将她托起。她就势起身,也许是惯性的缘故,她坚挺的乳峰轻擦他的腹部。虽然稍纵即逝,但却惊心动魄。

休息的时候,花蓉讲述了新近发生的一桩离奇案件。两个商场对手多年之后不期而遇。不同的是,一个成了富翁,一个却沦为穷人。酒楼买醉之后,穷人趁富翁大醉不醒,找到富翁一处豪宅的钥匙,并穿上富翁的衣服,去劫他富而济己贫。

花蓉叙述案情时,一个戴黑色鸭舌帽的不速之客无声无息地进入了俱乐部。这个人将脸半掩在竖起的衣领里,细长的身子沿着走廊背光而行。灯光打在他身上,所反射的仅是一张瘦削的半边脸颊。走廊尽头是配电间。不速之客四下张望之后,手法熟练地拨弄门锁,门应声而开。

此时,花蓉仍在叙述案情。“那个穷人进入豪宅,正欲开灯,冷不丁黑暗中有人用刀抵住了他。穷人来不及做出反应,凶手已将刀刺入他的心口……”

不速之客进入配电间,很快找到了电闸。

花蓉叙述结束时,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。

“首先,凶手是否是富翁的仇家,因此误杀了穷人。其次,谁说这不是富翁设下的圈套呢?再说——”



♂

线

人



花蓉话音未落,或者说简明尚未来得及表达自己的看法,灯光像被巨大的黑洞所吞噬,突然熄灭。整个俱乐部陷入一片漆黑之中,音乐戛然而止,尖叫四起,接着是纷乱的脚步声。

不速之客闪身而出,反身用一把环形锁把门锁死,然后匆匆离去。

骤然而降的黑暗一时令简明不知所措。他惦记着黑暗中的花蓉。他喊了一声,话音刚落,一个弹性十足的身体惊慌地扑入他怀里。

“花蓉。”他心里一热,抱紧了她。突如其来的断电帮助了他,使他对她的亲密接触变得轻而易举。

她微微出汗的身体温热而体香犹闻。

他颤抖了一下,身体深处有一种朦胧的冲动开始往上涌。而他在她怀里一动不动的样子,增加了他的主动性。他的手往上移,在碰到障碍后,按住了她的胸脯。她触电似的略一侧身,他就势吻住了她。

花蓉的回应从被动转向主动最后是那样强烈,以至短兵相接之后,双方都有一种缺氧的感觉。他终于听见她呻吟了一声。与此同时,手机在他臀部响了起来。花蓉在他怀里动了一下。他任凭手机追着屁股叫,将花蓉横着抱起,摸索着推开一扇休息室的门。

现在,这里只剩下他和她了。黑暗中,她的眼睛像湖面上的月亮,波光流动。

“噢,简明。”她在他耳边吹气若兰,攀住他的身子如蛇一般扭动。

“花蓉花蓉……”他抵挡不住,语气开始急促。呼吸之间,他把空气中的香味送入嗅觉器官,而身体深处却仿佛有猛兽正蠢蠢欲动。他腾出一只手,让它游走于山谷与深渊之间。

突然间,两人像着了魔似的扭作一团。相互寻找然后攻击,缠绕之后是接纳。美丽胴体的全部魅力,在夜色中绽开如花风情,而他则展示了男性疯狂时刻火山爆发般的激情。

当精液射入她体内时,他想起了一年前与前女友海葵惟一的一次做爱。

灯光冷不防像闪电一般亮起。灯光之下,地板之上,他们的身体就像两片嘴唇贴在一起,赤露而相互被诱惑。他注视着她。她那张美艳的鹅蛋脸在剧烈的运动之后,妩媚而慵懒。

“你好吗?”他问,他看见她好像还没有缓过气来,“怎么突然就停电了呢?”他的语气里有一丝歉意,觉得是停电给了他机会,让他乘虚而入。令他意外的是,她将脸贴在他胸口,非常陶醉的样子。

“非常好,那种感觉妙不可言。”她眼波流动,“你呢?”

“我?”因为意外的惊喜,他大胆地将手放在她身上,好像还在回味刚才的感觉,“你真的,简直,怎么说呢,让我死去活来。”

作为回应,她将手按在他仍然保持状态的地方,像玩玩具一样爱不释手。“真

棒。”她由衷赞道。

他在她身上深深地嗅了一下：“你身上的香水味非常特别。”

“我用的是薰衣草香水。”

“你喜欢薰衣草？”

“除了喜欢薰衣草的香味，它还有药疗和美容作用。”

他恍然大悟：“我知道为什么叫薰衣草女子美容中心了。”

她点点头。她的手仍然在动。他又一次被她调动起来。但这时，骤然响起的手机铃声让他们吓了一跳。声音来自他的裤袋。他发出一声叹息，这叹息一半是为了感叹今夜意外的艳遇，一半是惋惜好时光总容易被打断。他转身取出手机，屏幕上出现了另一个手机的号码以及一个人的绰号，而视觉里却出现了一张久违的瘦脸。

（俱乐部对面 树阴下）戴鸭舌帽的不速之客打通了电话：“阿明？我是小八子——”

简明听见了小八子的声音。他看见花蓉支起身，开始往身上套紧身衣。

“是我。”他说，他走到窗前，以便离花蓉远点，“刚才？当然在上班。”

小八子瘦削的脸在树影里时隐时现。“有人要在黑布林酒吧见你。”

简明看了花蓉一眼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小八子：“现在。”

“好的。”他说，“我马上去——”

他抓起衣服时，她已经套上紧身衣。她仿佛不经意地问：“谁的电话？”她将头发往后梳理，在后脑勺的地方用一只紫色发夹夹住。这使她整个鹅蛋型脸蛋看上去亮丽而干练。

“一个朋友。”他已经镇静下来。

不错，他是线人。

线人有线人的规矩。“他约我今晚见面。”

她接近他，手指在他胸前轻轻抚摩：“你的女朋友吗？”

他搂了她一下：“除了你我还会有女朋友吗？”他接着说，“花蓉，这个朋友我们好长时间不联系了。”他开始穿衣服，“他找我有急事。”他没有骗她。“1·31”案子出了点意外后，小八子仿佛突然就销声匿迹了。

花蓉的目光落在他脸上，最后停在他的眼睛深处。他受不了她质疑的眼神，轻轻地将她揽在怀里。

“花蓉，今晚的经历，我会用一生来铭记。因为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……”

花蓉垂下眼帘，将脸贴在他胸口，柔声道：“还会有好多次的。但是——”她抬起眼睛，正视着他，目光里仿佛有水在流动，“你要好好爱我。”

他被她的话所感动。他想，有了良宵一刻，已经不是他爱不爱她的问题，而是，



她是否允许他爱她。有那一刻，他考虑是否应该放弃这次赴会。“我不但会好好爱你，而且，要爱你一辈子。”他搂紧了她，“花蓉，我曾经有过女朋友，但是，你是最棒的。你才是我梦寐以求的恋人。”

花蓉又一次将目光落在他眼睛深处：“但是，我还不了解你。”

这次，他没有回避她的眼睛：“是的，我们才刚刚开始。”他吻了她一下，“花蓉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”

他的话感染了她，她回了他一个吻：“你朋友那儿，要我开车送你去吗？”

他摇摇头，有些歉意地说：“你不会怪我吧？”

她目光平静，不置可否地妩媚一笑。

2. 公安局对面路口 夜

金 城市公安局位于丁字路口，直对着大门的安顺路通向城市广场，左右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人民大街。大街东侧，距公安局200米开外的地方，就是刚柔健身俱乐部。

此刻，在小八子给简明打电话的时候，隔着人民大街，公安局对面拐弯处的测字摊仍未收摊。昏黄的路灯下，一把破竹椅上坐着一个灰衣装束、戴墨镜的盲老头。此刻，盲老头脸色凝重，目不斜视地对着夜空念念有词。

一个西装革履、戴宽边眼镜的中年男子步履沉重地走向测字摊。透过车水马龙和人流纷杂的嘈杂之声，盲老头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一双硬底皮鞋由远及近的声音。此刻，皮鞋声正毫无节奏地向他逼近，然后在摊前站定。盲老头听见有人咳了一声，不为所动，仍然对着夜空自言自语。

问喜何曾喜，问忧未必忧。

问乐何曾乐，问悲何曾愁？

问死何曾死？问生不曾生。

问官官不谐，见财财不成。

灯光下，中年男子戴着白色手套，提着一只黑色公文包，标准的四方脸上露出一丝犹疑之色：“老先生，测字？”

盲老头视而不见地指指幌幡。

四方脸念道：“谢石再世，测字如神——请问老先生，谢石是什么人？”

盲老头正色道：“吾师谢石，字润夫，宋代四川人氏，世称测字神仙。”

四方脸面露喜色：“原来是古代圣贤啊！老先生，您怎么称呼？”



11

线

人



盲老头摸了一下胡子拉碴的瘦脸，说道：“老夫测字为生，浪迹江湖，不说也罢。”

四方脸将公文包从右手换到左手：“这个，也好，我还是称呼您老先生……”

盲老头脸色一沉：“施主步履滞重，脚下散乱，心中有事啊！”他话语一转：“施主所测何事？”

四方脸犹豫不决地咳了一声：“这个……”

盲老头从墨镜后面翻出一对白眼，诡秘一笑：“世间的事除了生老病死，离不开财色二字——”

四方脸摇头：“老先生这回猜错了。不瞒您说，我碰到一点麻烦，想动一下地方……”

此时，清脆而有节奏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。四方脸转移视线，看见一个妙龄女郎正以夸张的猫步款款而来。他眼睛一亮，色迷迷地盯着妙龄女郎，直到与之擦身而过。在妙龄女郎身后，浓郁的香水味随风飘散。四方脸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次转动脖子，视线像钩子一样，钩住了妙龄女郎性感十足的臀部。

盲老头弄出一点声响，略带嘲弄地说：“施主虽有心事，女色却也念念不忘啊！”

四方脸被盲老头一语道破，微露愠色：“老先生虽为盲人，心里却明亮得很哪！”

盲老头漠然道：“也应了一句老话，眼睛心不瞎。怕只怕空有一双眼睛，却需要瞎了眼的指一条生路——”盲老头摆摆手，打断了四方脸正要说的话，“施主掂个字吧。”他取出一只布袋，“说不定老夫能为你指点迷津——”

四方脸转回目光，看着盲老头：“也好。”他犹犹豫豫将手伸入布袋，摸了一会儿，掏出一张卡片，忽然一个激灵，“怎么会是一个‘也’字？”他转而换了一种口气，“也好，就测‘也’字吧！”

盲老头白眼翻动，沉吟片刻，不紧不慢说道：“焉、乎、哉、也，均为语助词。施主钱财虽不少，终究做不得主——”

四方脸不由暗暗吃惊，目光一扫，尽管周围没有人，仍压低嗓子道：“老先生果然不同凡响啊！”

盲老头突然脸色一沉，翻出一对白眼：“施主钱财恐怕来路不明吧？”

四方脸镇静自如：“也是祖上积德，留了点小钱——”他语气一变：“老先生既然是谢石再世，岂有不知之理？”

盲老头不为所动，话题一转，缓缓说道：

“‘也’字加‘水’为‘池’，有‘马’则为‘驰’。施主走水路而没有‘水’，走陆路又没有‘马’，所以——”

“怎么说……”四方脸急问。